



世說箋本

七六

全拾冊



多湖

世說箋本卷十七

任誕下

山陰屬會稽

王云大是佳境

策杖也

結構屋宇也

丹葩朱花也

白雪或作白雲非

宋本文選作雪雪後發詠蓋

因此句而生經病經一

夜也

興情意興起也

王云與自達同

舟尚泊渚下未發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

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

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

暉陽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

之經病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

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

樂曲曰弄已見前 鈔撮
隋書音樂志近代書記所
載縵樂鼓琴多云三調二
調之聲其來久矣
王云佳境乃在不語

桓温玄之父
素空也賤也 服散服五
石散也
服散之後忌冷飲
王云道得靈寶哀樂情狀
玄之父名温

王云道得靈寶哀樂情狀
玄之父名温

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温

有不臣之迹故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

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

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

宣武玄之父温之謚

三文三字名 前卻前字
行一云前卻猶言進退也

集別會客送別也
咨咨置也

冒觸而至

營署文選西征賦云營宇
寺署 墟酒家賣酒處肆
市肆 常嘗同 身我也
就君乞食有盡時遍乞無
盡時

發未嘗不至王歎曰靈寶故自達異苑曰玄生而有光

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宜武嫌其三

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

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忘

日止立忘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王洽

也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

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

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
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同人祠往乞
餘食雖復營署墟肆不以為羞桓温常責之云
君太不逮須營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
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温
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温府以家貧乞祿温雖

得郡為太守也
起別猶云送別 民自稱
詞首且早且
郡守也 解謂病已

宏天也

至致謂極其旨也按史記
致至則危 書所云堯崩
時也遏絕也容靜也
高帝漢高祖
宮高祖之宮

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
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
出之友答曰中路逢一鬼大見擲云我始見汝送
人作門於中何以為淹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
頗愧焉後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
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
於益

張麟 麟張湛小字也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
軍司馬湛仕 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外父曠鎮

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 譙子法訓云有喪而
至中書郎 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

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輓人銜枚
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斤苦司
馬彪注曰紼引極索也斤疏緩也苦用力也引
紼所以有謳歌者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
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
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
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
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
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
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相送梓聲
今莊子無此語

其將當作齊將

王云此註即是挽歌事始
博洽乃尔

壘塊眾石兒此謂胸中不
平之氣作積聚也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
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言阮皆同相如
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晉
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
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
醉輒經日自號上頓起自忱也
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凡事盡力為之曰痛我邦言亦然

應登二道孫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

情死王氏譜曰。歙字伯輿。琅邪人。父蒼。衛將軍。歙歷司徒。長史。周祇隆安記曰。初王恭將

唱義使喻三吳。歙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歙反。喪服。歙大怒。即日據吳都

討歙。歙敗。不知所在。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

漉酒漉畢還復着之

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

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

靖節淵明謚郡守亦兼武事故稱將候候問也其指陶家濁醪家釀故漉之秫釀酒穀二頃二百畝也

秔以作飯

種秔

通鑑音紀注關通也署者名也王所豫其事而署名之文案省審視也

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

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

政自不解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

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

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

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

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南史曰竣早有文義有文集行於世

世說新語

鞠罪曰訊書版曰牒呈副本于僕射也

不止不疑亦固不解政與正同不與入應對一云不與詔使應對

筆文章也義理義也文才氣也論語其愚不可及

義故見德行上王戎章

安安心也

邦君謂太守旅客自謂

屨屐也

世說新語

卷十七

四

峻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錄事參軍。明帝時擢為中書侍郎。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

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為煩。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

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靈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

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辨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

超宗為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

光祿長史。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

暄答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南史曰。暄義興國

司二州刺史。暄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兄子秀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莫其諷

世說新語

卷十七

五

脫。脫易也。文選注曰。丹陽

圖經云。樂遊園在城北。三

里。晉時藥園。幔車帷

騶。騶僕也。主馬者名。通鑑

注。晉制。諸公給騶八人。下

各有差。齊王融云。車前無

八騶。何得稱丈夫。考引凌

稚隆云。御史車前有三騶

天監武帝年号

左傳隱十一年云。公曰。使

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地

名。營菟營。老岩老也。今翻

此語。南司州北司州

孝典何得字
張公張季舒見下文
南史時上有伊字引滿能
引滿盃而飲交歡地下雖
死而猶為友也天夭折也
宣子咸之從子明南史作
聞是言宣子則不諫叔父
飲酒吾未聞也汝秀大與
宣子異王湛王武子叔父
事見上阮氏出陳留郡風
不諫飲之流風王氏出大
原氣呼叔為痴之氣習歸
然獨存兒文選靈光歸然
獨存顏回原憲皆貧周伯
仁出卷十六鄭康成出卷
二注江諮議蓋晉江斂
車陷池蓋實事陳時有武
陵王伯禮丘也幸用論語
語神道地理家以東南為
神道立碑其地故名左傳

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亦吾飲酒過
吾有此好五六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飲酒
進亦勝於往日六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飲酒
方與此子交歡地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
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何陳留之風不嗣太玄言巧
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日朽殘年之氣
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飲為過昔伯仁
安歸汝以飲吾嘗言酒猶水也成一日三百
渡江唯三日醒吾嘗言酒猶水也成一日三百
盃吾不以舟故一江而論千日而飲亦
可一飲而不可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
墜車侍中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第吾平生所願
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第吾平生所願
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
志意豈避南征之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
曹眼不識盃鎗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

昭王南征不復周昭王南
征楚溺漢水死慟哭見賈
誼策中何水曹不詳何
人後主陳後主
天統齊後主年号

吾師欺我用孟子語
阮籍為步兵校尉孔融為
少府融嘗云坐上客常滿
尊中酒不空太常卿主
祭祀故多音樂美酒

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
不可及也後主用為散騎常侍以事發恠死
齊神武渤海人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
禮主國功濟天下卒備九錫殊欲用李元忠
為僕射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少
處要任不屬志操粗覽書史神武建義拜侍中雖
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大率尋常醉家事大小了
挾彈步壺遊遨里開每言寧無食不可使中書
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
有音復求為太常卿也其文襄言其常醉北史曰
諱澄神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搢聞之請元忠節
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宜勿飲酒齊書曰搢字德沈時人

世說新語卷之六
卷之六
六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

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

達聞之曰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响唐書曰

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

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

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韓朝宗為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

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謂孟浩然深閑詩律真諸

入隋陳滅入隋也
武德唐高祖年号
採訪使
多受謗議蓋以其人多骨
鯁也 開媚習也
周行出詩周南謂周家朝
廷位列今此則唯言朝列
如今詩作若 引浩然使

謁

與俱行光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

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

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違恤其他漢楊惲南山種

樂耳須富遂畢飲不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

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

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

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

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日

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

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馬令南唐書

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

於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

違恤詩經字
豈俗豆字

釋紛謂止爭義氣師表
高尚上也易云不事王
侯高尚其志傾蓋謂新知
人菁草木之英喻文思匠
心巧思也
平坦真率

與之出入臥內常與雅易服燕戲祿雜侍婢入
 末念酸以為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
 詞迨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隨房乞食以為
 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為當也
 笑樂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
 往私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
 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何承裕為整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

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

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文苑

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

誣罔我也

持節刺史職

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錄曰喻陟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

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

放蕩不復為矜畦有不能談者則疆之使說鬼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臥不起帝撫其腹曰咄

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

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

藹藹盛貌 散隸草書也
 庾肩吾云草勢起于漢時
 解散隸法用以赴急因草
 創之義齊周顒得衛常散
 隸書法散隸草隸俱謂草
 書宋張氏字芸叟
 諸諸謹也矜畦為分界也
 王云子瞻常自言上可陪
 諸佛菩薩下陪悲田乞兒
 顧是此意

世祖後漢光武 子陵被
 召至洛陽館其所舍也
 咄咄喚起人之聲 理政
 治也

下汝官之也

十月朝舊例是日設黍臠
宴會也注可考或云會字
句荆楚歲時記云十月朔
日黍臠俗謂之秦歲首未
詳黍臠義今北人設麻糍
豆飯 衡上脫祿字稅音
脫大杖也淮南子揮稅而
呼狗
章奏古時上奏也漢有四
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
四曰議章謝恩奏按劾表
陳情議執異 共一作具
處士士之未仕者
射音亦

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
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
稅杖坐大營門以杖箕地
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
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實
衡出還見嘗與諸省未周
益重祖性後復求筆札須
守黃祖性後復求筆札須
書記輕重疎密各得宜祖
正得祖意如祖腹中欲言
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
衡俱遊共讀蔡邕所

續治也繕寫淨寫也

詞呵同後漢書注死罵言
也云等道猶今言何物語
五伯後漢書注今呼行杖
者曰五伯五或作伍古今
注一伍之長也韋昭云伍
當也伯道也使導引當道
陌中以驅除也搏音團以
手團飯也曲禮毋搏飯儀
禮佐食搏黍授祝祖知衡
腹皮故制之云不當答之
衡曰張之言如車前馬橫
君子安受之哉精與屍同
氣下泄也死上死公之死
鍛錫不可鍛以為刀也喻
不材

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賢
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
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衡曰願先
生賦之黃祖在艨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
甚麗後祖乃將出欲加筮視曰死公云等道不
遜順祖慙乃將出欲加筮視曰死公云等道不
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筮視曰死公云等道不
殺之黍臠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眾賓唯舉搏以
弄戲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
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
車前馬橫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祖
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筮視曰死鍛錫公祖
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曹
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
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孫子荊為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易

局。局量也。

王云。殆用公榮語調公榮。王云。即以公榮語翻出更妙滑稽之雄。

俄頃而去。

尚上同。

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初貶。於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名。官至驃騎將軍大司馬。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渾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在坐。不與焉。初無恨色。既而戎問。

時輩與我齒德相比之人

物論世議

先不先未也 于時猶言當時也

鼓排排與鞞鞞通章囊吹火也

直價也

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渚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椀。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

大將軍兄弟謂司馬師司馬昭
肥馬輕裘。賈價同。從者也
銜怨之也。呂安事見上

雖在千里之外。猶命駕而
去

從就之游也
安求康兒

欣字屬稽喜。故字屬下向
風鳳茂等字。古皆从凡聲
後世誤屬東韻

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
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
乘肥衣輕。賈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
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中。悌。

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弟二子。志量開曠。有拔
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
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

曰。稽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
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
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懼而退。康聞
之。乃齋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
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
則去。其輕也。

喜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
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哀制。喪服之內。

此事非簡傲。且屬純漏

選者。選入之官

青州。齊也。荊州。楚也

劉云。此鵲子。何足以辱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

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

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

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

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
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
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
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

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

樹。取鵲子。涼衣拘闔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

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和上和尙同

是亦似不可屬簡傲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下令肅然
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請和上
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見尚書令下望之便歛
衿飾容時嘆皆得其所

王子猷為桓冲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
冲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

華王恬許恬時為吳
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

不足爾萬猶苦憂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

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己良久

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

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

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
字螭虎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

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
散小字

也晉安帝紀曰散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
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散歷位

內外簡退著稱歷黃
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

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

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

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散即湘州江夷
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

刺史

彼王恭欲以我為其屬可謂自不知其量者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冲引徽

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

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既焚孔子退朝曰傷人

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

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

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

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

料理治事也初上脫王字手版古所謂笏也

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
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
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不堪便令左右閉門
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東晉穆帝升平二年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北伐燕慕容皝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
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
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
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
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
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

劉云甚得駭態凡奮身行伍者以兵與卒為諱既為將矣而稱之為卒所以

益恨也。通鑑萬以燕
兵大盛，卽引兵退。衆驚潰，
狼狽單歸。廢爲庶人。
應登云：隱士指安時未出
仕。通鑑及萬廢安如有
出山雪耻之志。

閣齋之小門也。

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

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

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

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一婢守

閣，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

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謝諲不妄交接。門無襍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諲祖莊，金

紫光祿大夫。父朧，尚書令。諲仕至右光祿大夫。

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

爽代蒨爲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

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

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

得免。

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

以徵旨，僞爲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

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

亦罷絃。

張思光嘗請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

自固自也

老子老人也自稱之詞

權軸政柄也

世說新語

卷十七

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

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南史曰何敬容

儀動止官至吏部尚書驍騎將軍

梁武帝與何子皙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

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皙以手捋

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張吏部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眉目疎朗神采奕發性好

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與何敬容意趣不協

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

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

天監梁武帝年号苞苴苞物也即賄賂

率真率也

主人未通寒暄輒與問生問答露車車之無帷蓋者

延引也國士國第一之士吐哺周公旦故事沛公即漢高祖也

門者主謁者

帝女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累遷吏部尚書侍中僕射參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苞苴賄賂為時所鄙

劉瓛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

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

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

摩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

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史記曰酈生入謁沛公方

酈生酈生日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

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

世說新語

卷十七

七

遽見之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鷺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以匡復功歷都督揚豫五郡諸軍事封南平郡公進開府儀同三司初毅甚屯寶在京口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

京口地名在徐州

家人凡人也謂農商等與上漆毅字者匡正恢復

銜銜恨也

瘳癩同

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驚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徵示其旨悅忿懼而死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北史曰柳玄達河東解人魏司

徒諮議參軍子絳絳弟遠字季雲粗放無拘檢時人謂之柳瘳孝武初儀同開府參軍每

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

鮮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裴叔業傳中何氏不詳誤作裴季雲近有詞家遂儼然用裴

季雲入簡牘可笑予弱冠遊雲間元朗倒屣締忘年之知非故暴其所短要當為是書之忠臣毋令重誤千載爾

孫騰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鮮吏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深信待

朝夕在公也

閑官充職尤不急也

太宗時為秦王

自猶固也言如卿輩者固不可記

之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
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歷官尚書僕射司馬
子如居雲中神武入洛以為行臺尚書朝夕左
右參知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

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
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

養餘年孫騰司馬子如嘗請元忠逢其方坐樹
下葛中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
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杭州
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

太子賓客高宗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加
進封郡公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

筆謂交六朝語
摸撫同

中宗下堂有時字

替代也代吾之人

屈原朱玉

沈謝何謂遜劉謂孝綽沈謂約謝謂眺也梁典
曰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少為蔡興宗
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侍中丹陽尹南
史曰約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
彥昇工於筆暗中摹索亦可識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間武平一唐詩紀事曰武
平一名甄以字

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
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被謫雖謫
而名不衰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

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
才寒傲為時輩所疾乾封中蘇味道為

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
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
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
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南唐書
曰續字

貴勢家

輟停我與人也歌驚歌妓也

嫌不足也

詩一首曰關

言我平日所游交富貴衣冠之人皆瑣瑣小人與役夫無異慢世之語

世說新語

卷十七

七

與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侍郎自以少貴皆礪以儒業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鬟質

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

譜齋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嫌之封還尚冀改

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

寫一闕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

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游皆子類也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

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喬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忿朝堂敗乾

晚

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先仕於朝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

曾子固為中書舍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

二能文及冠遊大學歐陽修見其文而竒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

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

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

天下竒作按子固表二篇詞子固一無辭讓但

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班固典引叙曰臣固

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郝萌等召詰雲龍門小黃

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

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

永平後漢明帝年号小黃門宦者

子嬰崩二世立二世絀子嬰立

世說新語

卷十七

七

被學謂為學官

封禪文 劇秦美新篇頌

王莽

雲間黃帝樂隨侯之珠下和之玉

臨移傲舉也

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
故反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
洵行無節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
而遺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
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諶動有規矩雖
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
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
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
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
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
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
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
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

米元章守漣水

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其母

歷漣水軍使知其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
便殿上其子友仁為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
為文奇險不剽襲前人特妙翰墨沉著飛翥得
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

音吐詞氣也

廉察也

至亂真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
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
價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
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
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
入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頡頏不能與
世俯仰故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
仕數困

則終日不出楊次公

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

為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為子為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

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
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
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揚曰如此
石安得不愛揚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

丈老人也

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
劃神鏤之巧顧揚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揚忽曰
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
去石林燕語曰芾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
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排調上

司馬建公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
馬彪序傳曰防性質直公方雖間居
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誦者
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
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
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
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
建安二十四年終嘗舉曹公為北
部尉後曹公進爵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

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
適可作尉耳

為豫州刺史 別駕刺史
屬官之最貴者也刺史
小兒謂恪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
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

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
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

王云恪發端殊未見致

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

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

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熙事
別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

三國及晉以來官呼長官
曰君呼屬官稱臣四凶堯
臣雖兇其工鯀三苗
言我父雖明而屬官不賢
五官將謂曹丕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

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

當然耳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

張君嗣在益州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

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為雍閬縛送孫權

是郡太守常之倫也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閬遂超起不

實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武侯

遣鄧芝使吳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

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

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

武侯蜀丞相諸葛亮
二主吳蜀也
未深識天命不服事於蜀

文休字
元常鍾繇字

澤文理潤澤

也
裴松之注丁公姓名揆張
艷也揆夷念反或作艷案
陰化人名見將琬傳不盡
謂不呈露肝膈也

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

曰蜀卓氏寡女亾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

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班固

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

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

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

已四十餘矣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

怒曰如公等終日苦死溝中耳何富貴買臣不

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

故妻與夫家俱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上書

數歲買臣隨公車糧用上計吏卒更乞丐之

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上計吏卒更乞丐之

邑子同邑之人

經縊也

母後世加鳥作鵠

景王司馬師

會邑子嚴助貴幸薦拜中大夫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群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坐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

鍾毓父名繇
景王之父名懿
句上論語語

周而一

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

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

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

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

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

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大孫權謚

與猶於也為也

委頓病也

民自称詞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詩生民篇云。誕生后稷。誕語詞也。後世遂謂生為誕。

資。賜也。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也。愜。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

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

王云。真長故不喜丞相

彈碁局。曰。何乃洵。吳人以洵為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

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

劉云。伯仁空洞見調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盃英英。

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溷濁也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群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

保猶居

好。媒。瀆。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鄒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于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叙其摻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

推獎我圖作小郡守

至如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輿還家浹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摻神記中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云有所感起是也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

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曰宙勇邁

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往古來今曰宙何日卿今日何故忽

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

胡後趙也

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

汚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庾答

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

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

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

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

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命

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草之以蠶室，燕

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郢時爲中丞

阿鄴，高崧小字也。中興書曰：崧字茂炎，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

侍中，以公事免官。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

戲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

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

腐刑，官刑也。獲麟，孔子作春秋，以西狩獲麟作結尾。

托醉發言也。祖，餞送也。

王云：似醉不醉，語妙絕。

蒼生謂萬民，以卿之才，屈於桓幕，蒼生

為卿惜之
笑而不答此謝公妙處

世說箋本
笑而不答

世說箋本卷十七終

世說箋本卷十八

排調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
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
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
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
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

輩從此中出入

一本無居字為是或居上
脫隱字 翕合也賓客輻
湊其家也 人物即世人
本傳捉作掩如惡惡鼻之
意一云捉鼻微聲有態
不免於富貴 楊素所云
恐富貴來逼臣亦用謝意
印一作叩五浪及在剡縣
巢父許由皆古高士惡女
力反心愧兒

古世說注子羽未詳

士卿本集作上郡

互辭一稱地一稱官也

嘗護同吃也喫亦与吃通
官商樂音也此借稱辭令
庭病弱也淹伊

也含膠飴不能開口言論
也巾蓋杵如以巾承蓋杵
之構蓄縮不敢出頭也
攀龍鱗附鳳翼揚子法言
語今此借稱仕進

天府出史記蘇秦傳本謂
沃壤今此稱朝廷 秦生
張妙之夫

此賢謂秦生
陋巷屢沽善價皆論語語
諸賢温長仁以下 詩小
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求
其友声相彼鳥矣猶求友
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漢
書王貢彈冠王陽貢禹相
親一人先在位則一人彈
冠塵而待其薦已泰始晉
武帝年房大塊出莊子謂
地須鬚同類頰骨也傾側
崎嶇不敢安坐也金銀印
章釵与帽皆婦人首飾以
言無丈夫氣繫当云帽以
代恰倒語協韻耳隈摧不
詳 臯陶至伊陟皆詳

世說新語

卷十八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顛穎川荀寓

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武太尉父保御史中丞
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
尚 范陽張華士卿劉許 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

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
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義陽鄒湛河南鄭詡 野人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

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 此數子者或嘗
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 此數子者或嘗

喫無宮商或庭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杵 文士

華為入少威儀多恣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
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
英博而有 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
此稱未詳

鳳並登天府

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

同時好曜有太原温長仁頤穎川荀景伯寓范
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
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
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
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
責之文以戲之并始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
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托子
為頭植髮餘日矣大塊稟我插牙齒眸子摘我
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
坐者竦足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
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
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
菜隈摧園間糞壤汚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
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
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
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人寶也則當如臯

世說新語

卷十八

二

尚書保父書經字永見封
殖子孫為諸侯也子威本
傳作子臧是子臧出左傳
不受曹國者陳軫以下詳
史記鄧出冕錯傳賈誼求
試為屬國官以制匈奴單
于終軍請纓使南越列子
祭啓期鹿裘帶索漁父出
莊子漁漁水聲棲遲指祭
期垂餌指渙公一介之公
三事謂三公出詩

設猶偶也
天刑莊子字剛德左傳字
尤猶景也登山抱木則鮑
焦介推之屬寒裳赴流務
光紀他申徒狄之屬皆憤
世而死者

倫倫伍也
禮記擬人必於其倫倫等
輩也
鑿池抱甕出莊子天地篇
但池莊子作隧
莊子秦王有病名鑿舐痔
得車五乘又曰河上之人
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
珠在驪龍頷下能得珠者
遭其睡也又云漢陰丈人
為圃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券局不舒也莊子云支離
其形猶足全天年况支離
其德者乎支離無以拾之
兒
王夷甫名重天下非蔡比
故舉以嘲蔡
無若君輩俗客

陶后稷巫咸伊陟保父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
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洗耳逃祿
千歲流芳子欲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
生如公轉禍為福為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
當如賈生之求試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
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雲日之老聃之守一
之自逸廓然離欲志陵雲日之老聃之守一莊周
當如榮期之一介之帶索漁父之澆灑棲遲神餌
巨壑此一介之帶索漁父之澆灑棲遲神餌
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
而徒翫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進無望於三
是子羽倏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救謹聞命矣
以受性拘係不問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
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
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則當赴
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
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
則寒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
以饑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

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温顯
穎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
鄭詡此數子者或譽與無官商或庭陋希言語
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餽
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
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
耻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
何異楹中之熊深穿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
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感至老無所
希也支離其形猶能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
同處也顧停其量按此文實昌黎送窮柳州乞巧
之祖且其詞義雅馴非趙壹刺
世疾邪賦可比故去彼而取此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
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
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世說新語

卷十八

三

七月七日。是曬物之日。看阮咸犢鼻可知。

喻謝隱居有遠大之志。出仕而無大功。此過猶言這回也。會有趣也。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

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

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

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本草曰。遠志一名。棘苑。其葉名。小草。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

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

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

亦極有會。王世懋云。機鋒一到。自不可忍。然足成終身大隙。按此理。瑯琊氏亦知之矣。

孫時為秘書監。值孫不在家也。齊莊盛之子。

安國盛字。穉恭。園客父。庾翼字。在庾穉恭家也。

盛孫安國字。翼。庾穉恭字。

司馬陳鍾。已見柳調篇。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荅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

我豈有大力。不能助此事。離。項羽所乘馬名。

時桓兼南蠻校尉校尉屬有參軍

闍人之疾陽萎也

皇太后

侍中位貴故桓驚其拜也

公羊傳周公拜乎前魯公

拜乎後天子猶貴重桓

公况人臣如我者何可不

拜一說拜瘞同音以誚桓

之瘞君也

世說新語

卷八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中即位少同闍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

令廢帝為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

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襄陽在荊州

符堅伐晉拔襄陽樊鄧古

二國名即襄陽也

丁壯也上古以四十為丁

後世十六為中二十一為

丁六十為老東晉以十六

為全丁十三為半丁能受

一人事謂之全丁吳平陸

機陸雲兄弟入洛張華云

伐具之役利獲二俊

王云觀此知王混不為風

流所與

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為讐

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

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

孫興公太原人因詩以相戲耳

習鑿齒以腳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

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塞疾裁

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

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

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

正中軍將軍恬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

世說新語

卷八

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甚高謂下視一坐也

林公有鬚而無髮

縱鬚髮並全亦何益於神明乎

要迎也

移移晷刻也

簸揚以其颺物也

洮汰以水去沙也

刘云二語易位乃可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
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
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
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

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

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

之汰之沙礫在後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

商略討事發慮也

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

畧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顓字長齊會稽人祖

允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顓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

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

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

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

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

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

噉名蓋好名也

天下好名固有甚於我者

作會稽內史

曲阿地名祖送餞也

驗謂置官言坐言語也

翁指祖

爾日。當日也

不稱其名也
羊祜字叔子

毳毼。毛散兒。羊公取。沃中
崔教之。舞。事見荊州記

劉云。羊公。崔。可。稱。甚。多

西州見傷述篇
韓康伯孫興公

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

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

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

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曰。

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

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毳毼而不

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

郎。宣城太守。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坐在坐。

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

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闕。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飄。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

周祇隆安記曰。

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行人安穩。布飄無恙。

符朗初過江。

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

千里駒也。堅為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

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

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

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才。國

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

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識

史記匈奴傳。得漢繒絮。以

假休暇。東京師也

飄帆同。奔。奔舟也

破冢而出。請免死也

調殷之初。惜布帆也

關中符朗之鄉皆好此地之食皆好於關中生不熟樓塹也

中國即關中也

識中心中有智識者價十萬錢無意與識中對無意為奴婢問謂無意識而唯問奴婢之事者止數千錢之賤奴婢也屬托也王桓皆尚主者亥碩大志也人家車即天子家事也王桓皆觀觀帝位 刘云謀婿至矣

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鵝以食之朗曰此鷄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王咨議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眾讒而殺之

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羲之朗大患之次復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

未絕帝崩故袁欲以女妻謝 禁齋天子所期之婿禁齋齋塊割也晉元帝初鎮建業公私齋齋每得一犯以為珍膳項上一齋尤美以薦帝群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齋

今朋賭射也垂成殆得財也此起猶言此一發也王武子一起便破的亦是康叔周公之小弟伯禽周公之子

喬一作橋

晉晉秋引尚書大傳注云肅克

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善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婿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王曰卿莫近禁齋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

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

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

周公佐成王使其子伯禽
與成王游成王有過則撻
伯禽欲令王感悟也

輔國將軍屬官有長史無
內史詳叙且首作宜
劉云周不學故不知劉說
為詞已

了終了也
燎桃鳥皆用了字同韻

炊枝兒池皆用危字同韻

瞻亦盲也

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周殊無
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
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
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左衛
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
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
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
曰仲堪

會稽王道子之府

府中之人亦如西戎心曲
亂憂其亂國家也

屋漏古詩屋漏在上知之
在下孝子傳夜雨屋漏非
謂室之屋漏

義旗義兵也

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
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
曰襄公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憫其君子故作詩曰
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

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
范陽人父台之仕光

祿大夫廣仕
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岬岬桓修小字也晉書曰桓修字
承祖尚簡文武昌公王歷吏部

郎江州刺史玄篡位以為撫軍將軍劉裕義旗
起斬之續晉陽秋曰修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

京下猶都下也

休善也德之休明出左傳
肅慎東北遠夷

楷木名

籬壁間物言近也

弩石鏃尺八寸

方賄土宜也以遠物分

賜異姓之國使監以不忘

歸服天子也陳與周異姓

故府藏故物之府

金積金積如之故府之矢

如今集所帶來之矢也

材官蓋材木之官與材官

蹶張異

世說新語

卷十八

九

之唯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

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

貢其**楷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國語

日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矢貫之

石弩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

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

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楷矢**古者分異姓之

國使不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之貢若求

之故府其可得使

求得之金積如之

王延之南史曰延之字希季都官尚書昇之子

明帝勅材官為起齋屋三間歷阮韜南史曰阮

吏部尚書僕射進號鎮南將軍韜字長明

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兗州別駕

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

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蚤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

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

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

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且邪南

史

日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毓父柳並晉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

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

葛歷官太子詹事領軍將軍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

知曰我乃生**瓊**不慧**瓊**那得不生靈運鍾嶸詩

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

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

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

客兒王世懋云註引詩品以駁本文非真

江州在上流都在下流故
曰下都 不特厚其親也
月且謂品許始於許劭汝
南月且許

管仲諸葛孔明

賢生不肖故不肖宜生賢

治請道親詳叙

世說新語

卷十八

九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

時亦同刑宋書曰外甥謝綜為暉所知顧謂蔚宗曰舅殊不

同夏侯色命歸有極必至前日禍福本無兆性

在生已可知來緣情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

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

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

暉沈約宋書曰暉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

當長繫暉聞驚喜綜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

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

畏死乃爾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

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暉曰大將言是也

王儉與王敬則南史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性

吳明帝以為直閣將軍元徽初歸誠高帝遷輔

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永明中進司空太尉

武帝嘗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若解三公

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

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史記老子韓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

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

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

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

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

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宋書曰劉慎字

德願為秦郡太

慎當作懷真

暉為太子詹事
擾紛心亂兒
蘊埋同

明帝宋主也高帝封主蕭
道誠也閣一作閣直閣將
軍以經方牧者為之永明

存武帝年号
史記老韓為一傳固為不
類

礪與礪同

慎當作懷真

守性麤率為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

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

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

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宋書曰羊志醫術人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敕二人由

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

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南史曰靈運子鳳坐靈運事徙嶺南早卒

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筭皆其所長

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

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

時將去那得云廉南史曰朱异字彥和錢塘人祖昭之以學解稱父異之字

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顧觀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异徧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

劉諒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秘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

尤悉晋代故事為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

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邪

由此嫌之見楚詞湘夫人王逸註曰帝子堯女眇眇好貌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

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當謂和士開北史曰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

幼為國子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以傾巧便辟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僕射見

皮裏猶腹中也

湘東梁武帝之子眇一目微睜也

王云神武乃高歡士開未連事釋云神武當作武

成二陸兩潘西晉文士
按此說名士聚其門舉稱
古人名也秋云北齊盧文
偉傳作二陸兩源謂陸彥
師陸仁惠源文宗源那延
也高齊北齊天子高姓
王云是望塵語意
彼何人斯詩經語

高祖隋文帝

陸機兩潘岳尼也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
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森然與槐柳齊列
開當權文士皆輻輳其門也劉鍊隋唐嘉話曰
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士開方用事或謂盧
日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
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眾矣盧駐轡望之
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侯白奸佞諂滑稽好白字君素魏郡臨漳人性
祖召與語甚悅舉秀才為儒林郎一日楊素隋
每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
日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祖暄魏輔國將軍父
軟周汾州刺史素少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業
好騎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傑之表武帝拜為
車騎大將軍每戰有功歷仕上柱國尚書僕射
仁壽宮大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
監越國公

今詩作羊牛下來
羊楊同音

內史治京師如諸郡守後
周有內史中丞大夫詳叙
當途當路之官

不信法華經爾蔡語止此
蓋法至狹長記者之詞法
華經云展轉聞法華經隨
喜功德品云是人功德面
色不黑亦不狹長註隨隨

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

王風曰日之夕矣
矣牛羊下來

柳機

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
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為記室

柳昂

北史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
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

當途用事百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
寮皆出其下

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

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宗如周面狹長

後梁書曰宗如周有蕭嘏
才學為度支尚書

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
梁封岳陽郡王

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

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

順事理無二無別喜是慶
已慶人慶已智慧慶人慈
悲

長如周乃悟。後梁書曰蔡大寶字敬仁嘗以書
千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令與其子

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昫唐
書曰盧

邁字子玄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
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守文
奉法而

已○妙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

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荅曰宰相

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東都事畧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
累官翰林學士叅知政事性好學

陸贄與盧並相

宋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
為三館皆寓崇文院直館
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
者謂之貼職

清道天子當出或有齋祠
先清淨道跡

功下曰殿功上曰最

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
會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
有愚谷集度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一日
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

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

宋史曰中立字表臣河南洛陽人熙載子也性
疎曠好諧謔人不以為怒魏泰東軒筆錄曰石
參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見其喘甚問之盛告

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

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班固漢書曰丙吉為相
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

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
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
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
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奉行賞

書周官三公變理陰陽

元祐宋哲宗年号黨籍已見上篇

昌与娼同音娼家非良民

期期吃者語聲奮注以期

為極者非

非類非良民者

雄名英雄之名

湛与沈同艾氣蕭艾之

氣抄撮引事玄要言婦人

文不佳曰何多艾氣注韓

熙載有投警荒惡者使妓

炷艾薰之

世說新語

卷十八

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

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

時氣失節恐有所傷也三公典調和陰陽

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劉貢父東軒筆錄曰劉放字乃服以吉知大體

日放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學有俊才

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為王汾東都事畧曰

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同在館中汾

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

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疆力敢直言

高帝欲廢太子庭爭之疆為人吃又盛怒曰臣

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

臣期期不奉詔又疑非類吃不能道說而善著

上欣然而笑又疑非類吃不能道說而善著

書未聞雄名吃默而好深湛之思只有艾氣

王介甫為相大謀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

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梁山泊亦作梁山決而

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

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

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

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張太史明道雜

云議乾太湖不言梁山泊也又稗史介甫議開

梁山泊貢父應曰此事楊蟠無齒問之曰楊蟠

杭人自號浩然居士言此事

浩然無涯也一事而三異

蘇長公在惠州宋史曰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

芥蒂人無賢愚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

皆得其歡心

泊然靜恬兒文選子虛賦於其宵中曾不濡芥注

安置

長公

紹聖哲宗年号

濼匹各及俗作泊大沢也

張來字文潛

稗史小說也漢書注釋史

小官也

齒溪音通

長公

紹聖哲宗年号

安置

泊然靜恬兒文選子虛

賦於其宵中曾不濡芥注

世說新語

卷十八

左

張揖云。帶芥鯁刺也。

章惇字子厚。

蘇軾曾為端明殿學士。道家謂死為歸道山。

回及輪迴生也。牟取也。

顛狂也。吾從衆。論語。海岳卷在淮安府城東米芾所居。海岳李後主。室硯名。米芾之。百指謂十人。行間。札十行之間。

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

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

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宋史曰。葉祖洽

熙寧初。對策。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

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在官以牟利。贖貨聞終

直學士。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

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

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荅曰。吾從衆。海岳遺事

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

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

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

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

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

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

米老癖。顛帖。秦太虛為御史賈所彈。宋史文苑傳曰。秦觀字

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好大

而見。蘇軾以為有屈宋才。元祐初。薦除太學

博士。國史編修。後坐黨籍貶監處州酒稅。使者

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以謁告。為佛書為罪。削

秩。徙郴州。放還。蘇軾兄弟遊。文潛。宋史曰。張耒字

先自。作挽詞。其語甚哀。軾兄弟遊。文潛。楚州淮陰

人。十三歲。能文。從蘇軾。兄弟遊。職。晚監南嶽廟

秘書正字。起居舍人。坐黨籍落職。晚監南嶽廟

長。久於投閒。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

不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

以為佳謔。賈誼新書有過

秦上下二篇。

世說新語

卷十八

輕詆上

屠肉賣者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

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魏志曰司馬朗字伯

達河內温人十二武經為童子郎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復為堂陽長治務寬惠遷充州刺史政

化大行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

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

使張子布見乎

孫策字伯

喙同笑也

張昭字子布已見上

荀彧為尚書令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

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

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魏志曰趙稚長為盪寇將軍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

以餘財汗良家邪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

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

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眉子太尉之子

劉云兩可之詞

殆危也說齊國有四危事

世說原本有注云即殷浩王云此言得其深

通脫而濟事

王云偶然語亦誰定謂無武昌在上流京師在東故曰下 回貳懷疑也命在申言以申歲生也為土地之主為此鎮城之主也一云申方位坤卦為土故曰土地之主也於申上於鎮城之申位也金火相燦水火相炒言申在西

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

折腰出宵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

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按王公雅

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器言自息豈或向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照大此為金火相燦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使啟鎮東徙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

於五行屬金生水今用火大冶此金水與火相炒燦 鼓搖鞞吹火也治治所縣令所居秣陵即金陵

王安期阮千里

蔡充蔡公之父

荆云人之輕詆更累其父王云此非註不得所以侍御侍妾也小人婢子也簡亦檢挾也 元會元日朝會也青踈青漆塗窗可念可愛也第四五等郎皆導之廢子也黃門闈人也闈小門也按券僅也見國語僅先曹氏而至救之

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今天下縣邑城秣陵不應獨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

何處聞有蔡充兒如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

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踈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荅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入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遠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

世說新語

卷十八

六

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
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

虎狔還其所如之虎狔王彭之小字王氏譜曰彭

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狔彭之小字

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

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幹

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阮光祿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

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

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

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孫綽襲爵長樂侯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言次及

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云邦國殄

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

其才而性鄙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

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

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

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

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

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

袁虎率爾對

劉云言其真如狔爾
按此因二人名而輕詆之
也不然二虎字無謂還助
語一云任也如往也
王彬字世儒導從弟

局幹字典博局外有垠堦
局限可用故謂人材為局
幹

厭足也言天欲譴之意唯
此人可以厭足之耳按厭
勝之厭

孫綽襲爵長樂侯

比數親近也

劉云邦國之歎何必平生

平乘樓大船上設樓者見
上中原謂中國神州謂中
國出史記鄒陽傳
陸沈乾沒也沒於胡也

台司三公也
名教見上
遺事不治事也

景升，劉表字，為荊州牧。

羸，疲弱也。牯，牝牛也。

表，死子。琮，嗣。魏武向荊州。

琮降。

況，比也。

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愾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按左祖虛浮者當以此為鑒，不以人廢言。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

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

復為之驅馳邪？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

劉云：又有謂真長如此者，為人自難。王云：此語亦有情。降階，自卑而尊人也。

劉云：却又効袁伏之哀。

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原本又載桓宣武嘗請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叅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叅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按

宏亦稱虎。

孫綽作列仙商邱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邱子，晉者。商

攄，舒也。按龍攄字出於潘岳西征賦。

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木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道云：也彼自云何物，我視之真豬也。因贊詆其不才。

劉云是真公果不為其長所許也。王云此却輸真長一着。然乃是謝公受福。

難難問也。劉云似謂玄度無忠國事耳。舉君親謂忠孝兩難也。或云忠孝之事非玄度所能及。壽按此章古來注者皆誤。故可不至於此。猶云其論固不至於此。而可也。夫忠孝兩難。人倫之至。變非席上之談。君父之尊。何容優劣。如一丸之事。世所必無。此與醫賤殺人之問。同大有傷於德。夫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論道不舉君親。不為不知道。此章唯鈔撮近是。紛芭紛紜也。昧不詳。當據疑椽。當誤。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荅。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意。

蔡伯喈。瞎瞎。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

擺持而振動也。且字難解。聽聽任也。

二祖虺瓦難知。考二祖謂魏銅雀臺。其說長。

考。賦。滑沃也。晉書五行志。魏造白恰。橫縫其前。名曰顏。後去其縫。名曰無顏。恰。繪。檣。詭。檣。布。出。史。記。貨。殖。傳。後。漢。書。公。孫。述。為。馬。援。製。都。布。單。衣。東。觀。漢。記。答。布。皆。同。顏。師。古。漢。書。注。鹿。厚。之。布。也。方。言。單。衣。古。謂。之。深。衣。

求為東陽太守。撫軍大將軍會稽王。

賦叙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二公。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今。王右軍聞大噀曰。三祖壽。一作樂器。虺瓦。凡作弔孫家兒。

打折。劉辰翁云。三祖句。言祖上三世相傳。樂器。虺瓦。若非地名。卽不祥短命。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賦顏恰。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

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

拓啓土定定基。

尋與燭温之燭同。重也。繼也。遂初已見上。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諫。表。孫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劉云。與公到死為死人所擯。王云。與公一生受此苦。至死猶煩人。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王孝伯。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殆是獨有千載車騎曰。

衿抱謂心

詫誇也

裴即胸中固無塊。何以更以酒澆之。何得猶何以也。一說裴性不喜酒。人以為不達。故裴托之謝公云。何須更飲酒。固不飲亦自佳。何得猶何須也。九方臯已見上。玄黃馬。會宗大義所在象喻言語。譬喻。東亭王珣珣作賦。經酒壚下。王戎事已見上。讀畢。謝公讀畢也。作如裴氏訛謬之學。先是所流傳而無復答謝語者。隆和晉哀帝年号。

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也。啓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曰。支道林。

如九方臯之相馬。畧其玄黃。取其儻逸。支道林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畧其。玄黃。而取其儻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

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

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

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

劉云誰訛致敗 大傳即謝安
中宿縣令中宿縣在嶺南
蒲葵本草綱目似櫻櫚而
柔可為扇笠 非時所好
滯貨不售也
無賣賣也 所好所惡
二句出張衡西京賦所惡
者使其人生羽毛飛揚所
惡則使其生瘡疥亦傷也
成美語林虛價蒲扇

念林公而及沙門

晉書謝安能作洛下書生
詠有鼻疾音濁名流愛其
詠或掩鼻効之

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
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
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
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
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
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者捉之於是京師士
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
羽毛所惡成瘡疥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
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
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

高士論大畧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

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

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真率穎悟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

謝氏譜曰尚長女僧韶適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

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

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頗似鎮西庾復

云頗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餘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日韓康伯將肘無風骨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

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

其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

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

足作鎮西之健否

將又作料將肘難解肉鴨
謂笨肥無姿
叛字行一云叛與判通與
本國判離而來也
好上人左傳字上陵也

人凡人也
符堅太子曰符丕符宏則
蓋其弟非太子也

相王簡文也玄度相王風流相似恐其相共談議有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

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

謝琰封望蔡侯望蔡縣屬豫章郡注為小字誤霍霍梓遷兒失鷹之鷹師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快作事不快利即痴也

不烝食不舊說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

食之入口消釋言愚人別味得好梨烝也

世說箋本卷十八終

